

# 商量

□易文建

夜深了，白天喧嚣的城市静了下来，小区的路灯似乎怕打扰入睡的人们，也低调地昏暗下来。

但阿十和妻子柔香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谁也睡不着。

柔香在想怎么跟老公说，昨天接到了单位人事科通知，她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她计划好了，退休后，就一刻也不离开老公身边，天天在家照顾他，还要陪他去没去过的地方到处走走。她一直想这么做了，只是没时间。如果退休了，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了。

阿十则在想该怎么对妻子说：他用家里仅有的几十万元积蓄，在城东买了套电梯房，昨天刚下了定金，一周后需要妻子跟他一起去办手续。他之前没和妻子商量，但也不是一时冲动。他知道自己已是癌症晚期，这钱妻子一直不让动，说要带他去北京找最好的医生。但他不想再治病了，医生说如果他的CT值一直是阳性的，可能要一辈子吃药来控制，但仍随时有转移或复发的可能。他并不是怕吃药，也不是怕每次化疗后满身鸡皮疙瘩似的湿疹令他奇痒难忍，他只是不想再拖累妻子了。

这些年一直有一种自责的情绪挥之不去，直到他买下了那套房子，心里才平静了下来。他想起当初妻子不顾家人反对，放弃城里富裕的生活，跟

对你说。”

“那你先说吧。”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，说：“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”

“你要提前退休？”

“是。我听说广西有一个长寿村，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。我退休后，咱俩就去，我的退休金加上家里的那些积蓄，够我们在那边安心住上好一阵子了。”

他愣住了，半晌才说：“你太傻了。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里的食物，喝了那里的水，就能康复的话，肿瘤医院早就关门了，肿瘤科的医生早就失业了。这你也相信？”

“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试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不要放弃。”

“你跟了我三十年，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。这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”

听出阿十语气中有些生气，柔香将头轻轻靠在丈夫的肩上，嘴对着丈夫的耳朵，降低音量说：“我不瞒着你，你会同意吗？”

阿十叹了口气，他伸手轻轻地将妻子搂进怀里，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说：“你不是说，今年年底你能够条件升正高了么？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啊，你那么努力工作，为什么不再坚持一年啊。而且提前退休会少很多工资的，你应该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多

想想啊。”

柔香将头埋进阿十的胸口，说：“如果没有你的陪伴，吃什么，用什么，所有的名利又有什么意义？钱多钱少有什么关系，反正我们还有一点积蓄，够用了。”

阿十又叹了口气，他拨开妻子额前的头发，说：“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重要事情——我用我们的积蓄在城东花园买了一套电梯房。”

“啊！”妻子猛地抬起头来，盯着阿十，说：“这么大件事，你咋不和我商量？你后续治疗还要花很多钱啊。”

“我决定放弃治疗。不想拖累你。”

“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”柔香也有些生气了，“去年做十几个小时的手术，你都熬过来了；手术前后14次化疗，每次化疗后，那生不如死的化疗反应，你都挺过来了。现在你说要放弃？”柔香说到这里，心疼地伸手摸阿十肚子上突起的伤疤，看着丈夫因化疗后一夜脱光头发的样子，她的眼泪滑到了耳际。

阿十感觉到她的泪水已经打湿了自己的衣服，顿时也觉得有一股酸味涌上鼻头。他将满眶的泪水咽进肚里，轻声说：

“是我对不起你。自从我确诊后，你每天下班回来，又要照顾我，又要承担所有的家务……

看着你越来越瘦，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。你叫我怎么能够安

心养病？我很内疚。不要说一套房，就算是送上门的命，也无法弥补我的过错。”

柔香用手捂住他的嘴，说：“不要这样。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。家里一切有我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安心养病就可以了。”

阿十缓缓移开她的手，说：“我也想一直陪着你，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……我订的那套是电梯房，你以后年纪大了住得也方便些。”

柔香已轻声呜咽起来：“你难道不记得结婚的时候，你当着所有亲人的面，许诺要陪我到老？现在的医疗水平发展得这么快，也许再坚持个两三年，就会出现根治你这个病的药呢。你不应该放弃的……”

“嗯，我会努力坚持的。但这房子就这么定了。还有，明天你去跟领导再说说，把提前退休的报告撤回来，你这么优秀，领导肯定也不舍得你提前退的。如果我走了，你还有个事干着，也不会那么难过……”

柔香不哭了，她翻了个身，说：“不说了，你越说越难听。先睡觉，明天把合同拿给我看。”

她已经想好了，明天趁丈夫去医院做化疗时，她要去找开发商把房子退掉。这事，她也决定不和丈夫再商量了。

# 巡村马

□梁柏文

折。老伴不满地问：“这次又要干什么？”

马伯紧握存折，担心老伴过来抢，他说：“我想修整几间瓦房，可能要动一点你的份额。”

“修房干什么？我们家这房子不是好好的吗？”老伴不解地道。

马伯温和地小声说：“我想搞个文化中心，让留守老人儿童有个活动的地方。”

“公家的事，你不会叫那些老板们再捐点钱么？”这次老伴反应挺快。

马伯赔着笑脸说：“你娘家祖先洗夫人不是有‘事三代主，唯用一好心’的名言吗？我们就做个‘好心’人嘛！”老伴一时语塞，她也知道马伯认准要做的事，大水牛也拉不回头。她越想越气，第二天就丢下马伯，搭车去省城向儿子告状了。

马伯说干就干。他家几间房子位于村中心，门前还有一棵古荔树，阴庇余。他开始请人翻瓦、刷墙、铺砖，换门窗，一番修整，几间房子焕然一新，还开辟出了电视室、图书室、娱乐室……

得知这是要为村里人办活动中心，有“老板”乡亲被马伯感动了，特别捐赠了一套健身器材和儿童游乐设施，安装在古荔树下。从此，留守老人和儿童有了一个好去处。

从此，马伯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酷热严寒，每天都要骑着车子在村里巡一遍，帮助留守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比如，联系村医看病检药，换灯泡、水龙头、煤气瓶……看到大家都安然无恙才回家，或下地干活去。

马伯被村里人热情地称为“巡村马”。老伴却不然，她担心马伯被累坏了，劝说他隔三差五去看一看就可以了。谁知马伯不领情，脸一沉说：“谁知道哪天会有事？万一呢？”停了一会，又说：“就当是晨运吧。”

那天，马伯来到三婶家门口，听见她家小孙子在哭，却不见三婶往日坐在门口喂孙子的情景。门紧闭着，他喊了几声没人应，顿感情情况不妙，立即找人破门而入。果然，三婶因血压高晕倒在地……马伯立即将她送医院救治。医生说，幸亏送医及时，不然会酿成大祸。

那晚，马伯翻出家中存折看来看去。老伴疑惑地问：“你要干嘛？”

“有留守老人反映，村道横巷高低不平，夜晚漆黑，容易跌倒。我想拿点钱修路。”

“钱是我们防老的，我看谁敢动！”老伴斥责道。

“我动自己那份，总可以吧。”马伯也生气了。老伴没办法，摇摇头说：“你脑壳就那么大，还想戴顶大帽子？”马伯笑笑，不跟老伴计较，他真诚地说：“我只想带个头。”

马伯要改造村道的消息一传出，立即得到不少乡亲的支持，尤其一些外出工作的人，在群里纷纷表示赞同，都要求出钱赞助。很快，村道横巷就筹到一大笔费用，开始搞起硬底化建设，又安装了太阳能路灯。

但不久，马伯又翻出了存

# 告别

□杨开

正月十七，韩小春肩背硕大的行李包，手拿一只装着生活杂品的塑料桶，又赶着要往上海打工去。

从村里出发，要先绕着山路走过几道山坡，到通往县城火车站的公路口等过往班车，搭班车去到火车站再转乘火车。母亲坚持要送他出门，非帮他提着那只塑料桶。母亲说：“小春呀，你外出打工，难得回家一次，妈想多陪你。”小春不好拒绝，只好放慢脚步在前面走，母亲紧跟其后。

母亲身体虚弱，步履维艰，显然跟不上他的步伐。小春一边走，一边回头看母亲两腿像灌满铅似的慢慢走着，心里一阵痛。母亲眼神中似乎有些羡慕。

这些情况小春其实早就知道，春节期间他还专门去找韩勇聊天，听到不少新鲜词，比如“生态农业”“产业振兴”“技术农民”“创业贷款”等，韩勇当时就怂恿小春留在家里搞农村项目建设开发，说还能享受“政策补贴”。为此他想了好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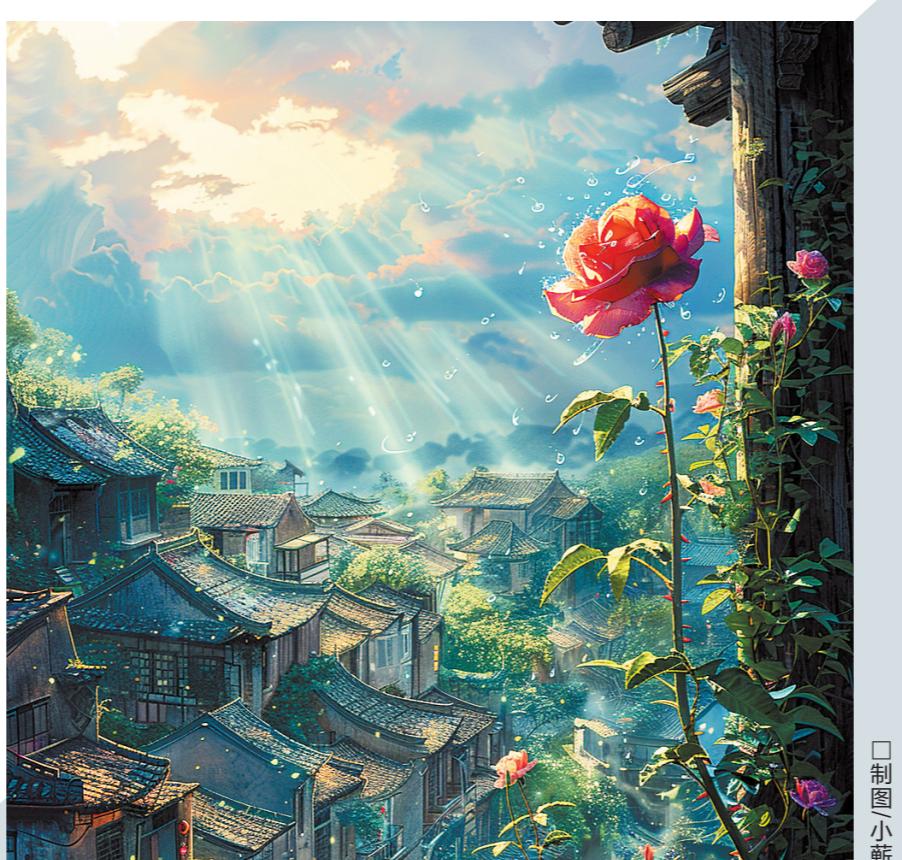
“师傅，这趟车载客已满，要不请搭下一趟车吧。”一辆路过的班车靠路边停下，一位姑娘推开窗朝韩小春说。

小春见母亲似乎松了口气。他转过身，看着母亲，母亲故意不看他，只望着远处车开过来的方向。一会儿，又一辆班车开了过来，母亲把塑料桶塞到小春手中，说：“车来了，快上车吧。”车在他们面前停下那一刻，小春明显看到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班车车门打开，韩小春背上硕大的行李包，手拿一只塑料桶，一脚踏上了车，又停了下来。他忽地退了下来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坐了。”

“咋了，小春？”母亲一愣。“妈，我先不去上海了。我打电话和丽霞商量一下，我想自己在家贷款创业。”韩小春对母亲说。

母亲笑了，笑得像山坡上刚盛放的迎春花。



# 心如大海

□徐珊

二十年后，再见到杜云海，钱晓薇还是很不争气，心跳加快，眼睛止不住地忽闪忽闪，拿手机的手都微微有些抖。

杜云海在学校正门等她。

这么多年，他好像就没变过，衣服干净，眼睛也干净，最主要的是说话的俏皮劲，少年时多大，现在还多大。真是归来仍少年啊。

但不知怎的，杜云海突然聊起了孩子：“晓薇，你儿子报了几个兴趣班啊？”

“两个。”

“才两个啊。我女儿五个！中考前，我要陪她一起做政治题。她妈妈天天看新闻联播，还帮她做笔记。每周我还跟她一起去打网球……”

钱晓薇有些愣神，本来有些软塌的腰也不由得直了起来：“虽然我们只有两个，但是，我们学校内部开设了很多课外辅导……”她想，我当妈也是很认真 的。

杜云海是来M城出差的，两天后就要回去。他说先见个面，一会他还要去开会，想请钱晓薇晚上一起吃个饭。他很快给她发了酒店地址，让她下班后过来，说酒店楼下有家湘菜馆，有她最爱的干锅黄骨鱼。

钱晓薇很快联想到了一条金灿灿的鱼尾裙。买回来她只穿过一次，是在儿子中考前的动员大会上，为了儿子能金榜题名。她想，在想，要不要晚上换上？

整个下午，钱晓薇什么事都不干了，她把酒店地址先百度，再高德，反复规划着路线：驾车十六分钟，地铁三十分钟，走路两小时三十六分钟。她突然发现，百度和高德为什么都没有水路——如果驾船去，要花多少时间呢？手机时代，很多复杂问题简单化了，但很多简单问题又复杂化了。

最后，钱晓薇回了趟家，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盒子，里面装满了大学时她在红豆文学社当主编时编印的册子。有一本册子里有杜云海发表过的一首诗：《船》——给豆豆/南国有风/吹遍海边的栏杆/一只白鹭，在梦里/打湿了翅膀/黎明长满了雾/树林也是海/你像一艘开往未来的船/从我面前驶过……

钱晓薇拍了张册子封面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了八个字：南国有船，心如大海。她屏蔽了所有人，只有杜云海可以看到。但没人给她点赞，稍晚的时候，杜云海在微信里给她留言：“豆豆，实在抱歉。我女儿非要我今晚赶回去，我来不及请你吃饭了。下次，下次我专门来陪你吃黄骨鱼。”

钱晓薇过了几小时才回复：“不，要吃黄骨鱼XXL版。”

“哈哈哈，好，就听豆豆XXL版的。”杜云海很快就回复了。

杜云海灿烂的笑脸又在钱晓薇眼前浮现，他笑起来是真的好看。钱晓薇想起她发的朋友圈，原本的文案里其实还有八个字：黑夜有你，笑若星辰。

她暗自庆幸，还好删了。

# 执法文明

□崔立

老人正忙着，烤串的香味在车流人流间飘散着。

他一身城管服，走上前客客气气地说：“您不能把摊摆这里，不仅把路堵了，还很不安全。”老人的摊位就摆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，人来车往，确实既阻碍交通又有安全隐患。老人是面朝人行道营业的，身后就是人来人去。

老人毫不买账，头都没抬一下，说：“我就摆了，你管怎么着！”

正说话时，一辆急速驶过的外卖车，为了躲避另一个方向骑来的自行车，差点撞上老人，还好他疾步手快，将老人往边上拉了一把，才躲开了危险。

老人还是不领情，反而说：“你别管我，撞死我也活该。”

“你……”他恼火地还想理论，又停住了。“文明执法”四个字在脑海里不停闪现，他不再说什么，只能离开。

回到办公室，他对着老吴叫了声“师父”。老吴拿过所里好多年的“优秀个人”奖。刚进城管所时就是老吴带的他，所以他一直叫老吴“师父”，一是尊敬，二是敬佩。老吴的左脚有点瘸，但总不说原因。老吴常教导他，要把自己当作被执法人员中的一员，想他们所想，工作自然就能干好。

老吴对他说：“你带我去找的那个不错的地方面吧。”

他愣了愣，说：“好。”

事后，他问老吴：“师父，你是怎么说动老人的？”

他不无惭愧地低下了头，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老吴说：“你以为老人挑的地方很好吗？”

他说：“好是好，但也不能这样乱摆摊啊，真不安全。刚才就差点被撞了。”

老吴说：“难道老人不知道不安全吗？我觉得你不如帮老人再找个更好的地方吧，不然他是不会搬走的。”

他说：“我还要去给他找个地方？”老吴点头说是。他看着老吴坚定的表情，把想说的话生生咽了下去，勉强同意了。

几天后，他还真给老人找了一处不错的地方。他故意没穿工作服，去找老人了。

老人还是在忙着，还是没抬头看他一眼。还没听他把话说完，老人就说：“不去。”

他真的很恼火，只能垂头丧气地又回去找老吴，说：“师父，我是真没办法了，老人家油盐不进啊！”

老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真的没有办法了？”

他无奈地说：“没有了。”

几天后，老吴给他打电话，说：“你跟我去一个地方。”他跟着老吴又来到老人的摊位前。老人竟没有营业，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似乎在那里等他们。

老吴说：“我们做执法人员的，不仅要让老百姓理解，也要理解老百姓，真正帮着他们解决问题，明白吗？”

他愣了愣，说：“好。”

事后，他问老吴：“师父，你是怎么说动老人的？”

他不无惭愧地低下了头，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